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失政　疑忌　惡直

失政

夫布常無藝亂政亟行用兹為國何以永世自秦亡嬴守制事或非允吳蜀分據政則殊俗宋齊相襲梁陳繼軌至於出令制命不厭於衆心阿諛近習匪卒乎彛則賞

罰淆亂賢愚混同典禮無章用度靡紀而猶驕心方熾自謂永圖逮於高齊咸有斯獘今取其梗槩著之於篇云

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填音竹刃切請立諸子惟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

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謂河南上中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瑯琊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平原雲中太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平中巴郡蜀郡郡置守尉監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軍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黔赤黎黑也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

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私學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即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

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蜀後主即位未踰月而改元夫踰年改元者縁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專國政

吴大帝嘉禾中信任較事吕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帝不納大臣畏是莫敢言

景帝永安中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

之以事布典宫省與闗軍國帝欲與祭酒韋曜博士盛
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隂失因妄
飾說以拒遏之帝初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
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
曜沖言之故尤患忌帝雖解此一日心不能恱更恐其
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弗使沖等入
後主寶鼎中更營新宫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
是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天紀中岑昬險詖貴幸致位

九列好興工役衆所患苦以上下離心莫為後主盡力

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宋前廢帝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百司不保首領元

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內外危懼殿省騷然

明帝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

應迴避者犯即加戮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

盡更請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皆擅威權言為詔勅郡

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混然官以賄命王阮家富於公

家及泰始泰豫之際左右失言往往有刳剒繼戮禁中懔懔若踐刀劔軍旅不息府藏空虛百官並絶禄俸在朝皆市井傭販之子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三十須一物輙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

南齊鬱林王即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昔時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將用汝未期年之間世祖齊庫儲錢數億垂盡

東昏侯永元二年八月後宫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佛

玉壽諸殿刻畫雕彩青茾金口帶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縶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并仙人綺獸以充足之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是歲十二月梁武起兵於襄陽三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時加寅漏上八刻率宮人於閲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閹人行儀帝戎服臨視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内難揚州南徐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為率遠郡悉令上米一

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東境苦役多註籍詐病或以積年皆攝充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御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橫調征求梁武兵至與御刀左右及六宮於華光殿立軍壘以金玉爲鎧仗親自臨陣詐被鎗勢使人輿將去以此厭勝又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蕩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內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

物後堂儲數百具榜㸔爲城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悉令作殿晝夜不休

梁武帝末年委事羣倖中領軍朱异之徒作福作威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綱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初侯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朱异以景孫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文

武成尤之异懟忽而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陳後主嗣位荒於酒色不恤刑政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帝日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諸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兵再至無不摧沒今必自敗其臣孔範

亦言無渡江理但奏妓縱酒作詩不輟

北齊後主時韓鳳為侍中領軍總知内省機密祖珽曽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矟無容相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王息寳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晝日每日一參先被勑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内省外頭急速者附奏閒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及山水遊戲射獵多獨在御傍

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天統中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嫱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並廣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禄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賞賜併之

是時有穆提婆母陸令萱後主乳保也提婆本姓駱父超以謀叛伏誅令萱没入掖廷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奶遂大為胡后所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

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後主紹位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為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不可盡言

疑忌

夫觀感而化道乃大明小信未孚民猶弗與況乎忌克為量包藏在心片言或𠍴則寘之域府危機一發則酷

於荼毒以此與物難以濟矣若夫晉文之誓白水嫵吝以安世祖之推赤心反仄乃定是知至誠能化疑事無功以餘閏之小邦挾猜忍之凶德民之無援亡於何有雖苟無患不其隘哉

吳孫策既定江東時有高岱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而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學其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

軍為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已乃囚之知友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

大帝初以禮聘沈友友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帝斂容敬焉陳荆州宜併之計納之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帝亦以終不為已用欲害之帝大會官寮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

不得脱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

後主使徐紹使魏行至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

張尚為侍郎以言語辦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後主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勑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後主意謂尚以斯喻已不說後積他事下獄

皆追以此為詬後主嘗問尚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鶖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己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曰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以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

宋文帝時朱脩之戍滑臺為後魏所陷大武寵之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誘大武侵邊並教大武以中國禮制文帝甚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帝意乃釋

孝武帝初與竟陵王誕同舉兵討元凶有奔牛之捷明

年討南郡王義宣又有殊勲帝性多猜頗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巧工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帝意愈不平建平二年乃出為使持節都尉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帝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都督南兖南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

沈懐文孝武時為侍中孝武每宴集諸在坐者咸令沉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帝謂故欲异已謝莊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

明帝初封湘東王虞愿為國常侍帝立以藩國舊恩意遇甚厚累遷通直散騎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嘗着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勑靈臺知星二人與

慮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

吳喜為驍騎將軍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明帝聞之益不悅其後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帝尤疑駭至是會帝有疾為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

王景文為中書監領揚州時明帝太子及諸皇子並小帝稍為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

謡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也弓長張字也及帝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惟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不諱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强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帝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死時年六十帝性猜疑多慮故亟行誅戮南出則唱云西行東遊則唱云北幸簡於出入竟不南郊又云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諱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誅戮改騧馬邊爪亦以騧字近禍故也以南

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啟其事類皆如此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其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謐甞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謝之久方釋太后停屍漆床先出東宮帝甞幸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宮職局以坐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宮內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為文詞祝策如大祭饗

南齊鬱林王初為太孫武帝不豫詔竟陵王子良入侍醫藥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承帝暴漸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遺詔子良輔政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

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屯伏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

蒼梧王時豫章王嶷居青溪宅蒼梧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閒窺見以為有備乃去

明帝建武中劉季連為平西蕭遥欣長史南郡太守時帝諸子幼弱內親則仗遥欣兄弟外親倚后弟劉暄內

弟江祐遥欣之鎮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遥欣至州多招賔自封植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琊王會為遥欣諮議參軍美容貌頗事辯遥欣遇之甚厚會多慠忽於公座與遥欣競侮季連憾之乃密表帝稱遥欣有異跡帝納焉乃以遥欣為雍州刺史帝心徳季連以為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遥欣上流

陳顯達為太尉侍中明帝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帝乃止

梁武帝時劉顯為國子博士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

劉峻字孝標為荆州刺史安成王户曹參軍初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嘗策錦被事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

倅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懐

元帝初為湘東王時蕭賁為法曹叅軍得一府歡心及亂帝為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骨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乃曰聖制此句非為過似如體自朝廷非關序賊帝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

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忠壯世子方等母徐妃以嫉妒失寵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忌方等益懼故書論以申其志焉論其儲宮文學

王琳為衡州刺史時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

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遂率其衆鎮嶺南

陸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法和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

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

樂良王大圜簡文子也元帝初徙封晉熙王瑯琊彭城二郡太守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猶未通謁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名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帝乃安

陳高祖以杜稜監義興瑯琊二郡帝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帝懼其泄已乃以手巾絞稜悶

絶於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

後主既即位鄱陽王伯山長子君範為貞威將軍晉陵太守隋師至是時宗室王侯在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為變乃並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而又陰為之備及六軍敗績相率出降

樊猛為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濟江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

於白下遊奕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

北齊後主時蘭陵王長恭為荆州刺史芒山之戰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師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大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後帝使飲以毒藥薨

斛律光為右丞相率步騎五萬克復泰姚襄白亭城戍又取周建安等四戍而還軍未至鄴勑令便放兵散光

以為軍人多有勲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
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
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後主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
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右丞相又别封
清河郡公
北平王貞武成第五子也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
書令録尚書事武成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
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

後權

梁太祖時劉知俊威望益隆帝疑猜日甚會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居不自安乃據同州叛送款於李茂貞又分兵以襲雍華雍州節度使劉捍被擒送鳳翔害之華州蔡敬思被傷獲免帝聞知俊叛遣近臣諭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負耶知俊報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師不負陛下而致族滅帝復遣使謂知俊曰朕料卿為此非重師得罪蓋劉捍言隂結邠鳳終

不為國家用我今雖知枉濫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
恨恨葢劉捍誤予事也捍死固未塞責知俊不報遂分
兵以守潼關帝命劉鄩率兵進討攻潼關下之時知俊
弟知浣為親衛指揮使聞知俊叛自雒奔至潼關為鄩
所擒害之尋而王師繼至知俊乃舉族奔於鳳翔
庶人友珪以敬翔天下之望命翔為宰相友貫請宣學
士兼右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修
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處潔所云進忠良而退

不肖除寇盜而恤孱羸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燮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寃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冀得人新舊制勑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

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帝時平章事長興時帝御中興殿道對奏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御馬涉歷山險萬一馬足差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細

尚猶惜其身保其産而況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自輕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存戒慎上歛容謝之退令小黄門至中書勅道録奏所對垂堂語道因注其説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州鎮數上言有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曰天災流行古今常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

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
邪愚臣恐不為陛下取也繇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

惡直

闕文

吳大帝初為吳侯辟陸績為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
林太守虞翻為騎都尉翻數犯顔諫爭大帝不能悦又
性不協俗多見謗毁坐徙丹陽涇縣翻性疏直數有酒
失大帝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

仙世豈有神仙也大帝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屈晃為尚書僕射大帝欲廢太子和立亮晃固諫不止

大帝大怒牽晃入殿杖一百

後主時王蕃為散騎常侍體氣高亮不能承顔順旨時

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後主大會羣臣蕃沉醉頓

伏後主大怒呼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

軍留平請不能得

樓玄以大農為宫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

刀侍衛正身率下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後主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責送付廣州後主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効陰別勑奕令殺之

賀邵為中書令領太子太傅後主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切諫書奏後主深恨之後竟見殺

韋曜為侍中嘗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旨數言瑞應後主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箱篋中物耳又後主欲為父和

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後主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擿私短以為懽時有愆過或誤犯後主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後主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誅之徙其家零陵華覈為東觀令領右國史上疏諫後主後主不納後以微譴免數年而卒

宋文帝時符仝育為龍驤將軍元嘉中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仝育上表諫曰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速召義康返於京甸兄弟協和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孝武帝時沈懷文為侍中懷文與顔峻周朗素善峻以失旨見誅朗亦忤意得罪帝謂懷文曰峻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顔師伯被勑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次稱峻朗人才之美

懷文與相訓和師伯後因語次白帝叙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帝倍不悦

蔡興宗為侍中時孝武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欲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帝大怒遣令下車繇是失旨

廢帝時王玄謨為領軍將軍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

明帝時虞愿為通直散騎侍郎初帝以宅起湘宫寺立

佛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來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有何功德帝大怒使人驅下殿

梁高祖時江子四為右丞左民郎沈禮明少府丞顧㻑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趍前代禮明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之猶坐免職

陳後主時毛喜為侍中後主為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

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於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升階陽為心疾仆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而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為故姦詐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讐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傅縡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讐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乃除永嘉內史

蔡凝為黃門侍郎後主甞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讌於
弘範宮衆人咸從惟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為者
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部諸人
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
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晉熙長史
章華為大市令禎明初上書極諫後主大怒即日命斬
之
北齊文宣帝時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兼侍中文宣末

年縱酒酣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帝不悅

李集為御史丞文宣肆行淫暴凡所殺害多令支解集面諫帝比於桀紂帝令縛置漳流中沉沒久之後遂腰斬

李雅廉為太原郡守文宣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行寛猛帝意深文峻法雅廉固以為非帝意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兖州長史

孝昭帝初為常山王文宣昏亂日甚帝承間苦諫遂至忤旨文宣使力士按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帝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文宣催遣捶楚命亂杖數十以醉卧得解

崔劼為五兵尚書武成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為不可繇是忤旨出為南兗州刺史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八